

建阳刘氏刻书考(下)

方彦寿

三、明代刘氏知名刻书家举隅

明代刘氏知名的刻书家有二十几人，这里介绍其中几位代表人物。他们是以校勘书籍知名的刘剡，著名刻书家刘宏毅、刘龙田，及明末版画刻工刘素明。

(一) 刘剡 字用章。嘉靖《建阳县志》作祖章，道光《建阳县志》和贞房谱均作用章。考明弘治丁巳杨氏清江书堂刊《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大全》一书，原题“松坞门人京兆刘用章编辑”，据此，应以用章为是。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翻元本《四书辑释大成》一书时，提到了刘剡的师承关系，解决了刘剡自称“松坞门人”的来历问题。兹摘录如下：“考王逢字原夫，号松坞，乐平人。师事洪初，初之学得于朱公迁，迁得于吴中行，中行得于饶鲁，鲁得朱子正绪。……逢于永乐十五年游建阳，余始恍然于刘剡受业松坞之门，必在此时也。时朱子之传渐微，逢与剡虽非鸿儒博学，然其所纂述，亦足供乡塾讽读，振起村俗。”贞房谱卷一中，适有明永乐十七年松坞王逢应刘剡之请为其重修宗谱所作《跋》，为王先生的论述提供了一个直接论据。

刘剡是元翠岩刘君佐的玄孙。贞房谱卷三有其小传，云：“剡，荣五，字用章，号仁斋。家贫力学，不干石（仕）进，博览经籍。纂修《少微鉴》，释《宋元续编》〔书史〕，校正本谱。八

月二十八日生，□月十五日卒……”与县志中的“刘剡传”相比，宗谱没有提供更多新的资料。倒是宗谱卷一明永乐二年题“赐进士前翰林庶吉士授承直郎秋官主事镠敬”撰《刘氏族谱系序》颇值一提。序曰：“今用章盖麻沙之派也。其为人聪敏俊彦，博物洽闻；其纂修采摭，以著乎经史者若干集；其刊行书籍嘉惠后学者广矣……”。这恐怕是明确提到刘剡不仅“校正”^②书籍，而且也“刊行书籍”的唯一记载了。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著录嘉靖二年刘氏安正堂重刻《诗经疏义会通》一书时，引何英跋云：“永乐丁酉英于叶氏广勤堂参校增辑，稿成未及付梓。正统庚申叶君景达促付梓，乃重加增定，付京兆刘剡刻之。”据此，可知朱公迁撰《诗经疏义会通》的第一刻本应为明正统间刘剡所刻。

刘剡所编的书，除上文提到的《宋元通鉴全编》、《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外，尚有四库存目著录的《四书通义》。因此，刘剡是一个校、编、刻全能的刻书家。明代刻书家熊宗立曾从刘剡学习过校、刊书籍。只是刘剡在校勘方面，更多的只是实践，而没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或著作留传下来。即使在校勘方面，我们也只能估计在明前期建阳书林出版的许多书曾经刘剡校正，而不能确定具体还有哪些书。

（二）刘宏毅 亦作弘毅，名洪，号木石山人，贞房二十一世孙，刘宽的曾孙。按宗谱作道洪，卷二有《宏毅先生道洪公像》。赞云：“秀毓书林，八斗才深。璞中美玉，空谷足音。藏修游息，前古后今。惟质惟实，纲目传心。——均亭黄大鹏赞。”卷三世系载：“道洪，字宏毅，著《纲目质实》。”道洪之名，疑谱刊误，因其兄名深，堂弟名潏，族兄中还有瀚、渊、演等，故其名应以洪为是。

刘宏毅慎独斋从明弘治戊午（1498）到明嘉靖十三年（1534），三十六年时间，出书三十六种。内容以史部书为主，次为集部书。

其中颇多卷帙浩繁的巨著，如《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群书考索》二百一十二卷、《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史记》一百三十卷。在明中叶的建阳书坊中，慎独斋的刻书种数虽不算最多，但因其所刻大部头巨著甚多，如以卷数计，则可以和建阳任何一家名肆相比。

刘宏毅刻本在质量上也每为后人所称道。明高濂说：“国初慎独斋细字，似亦精美……”^②；清叶德辉则云：“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③，“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元）大字巨册，仅壮观耳。”^④道出了慎独斋刻本在形式上的特点，慎独斋所刻之书，多密行细字，字体版式，颇类元刊，若无牌记，容易误认。

（三）刘龙田（1560—1625）名大易，字龙田，号炉文。万历间，他以刘龙田乔山堂、乔山书舍、乔木山房、龙田刘氏忠贤堂、潭阳书林刘大易、乔山堂刘少岗等名号刻书甚多。

《刘氏忠贤传》卷一有《龙田公大易传》，为康熙、道光《建阳县志》“刘大易传”所本、传曰：“公讳大易，字龙田，开国公贞房彦二十三世孙，福荣公之子。……乡邻待以举火者数十家。初业儒，弗售。挟策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曰：‘名教中自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养，发藏书读之。纂《五经绪论》、《昌后录》、《古今箴鉴》诸编。既卒，以子孔敬贵，赠户部广东清吏司主事。崇祯间，祀乡贤祠”。其子刘孔敬，字若临，天启五年余煌榜进士，历官山西布政使司参政。所谓“以子孔敬贵”，即指此。《贞房刘氏宗谱》卷三也有他的小传。云：

“大易，寿四公，字龙田，号炉文。嘉靖庚申（1560）十月十九日生，天启乙丑（1625）六月十七日卒。诰封承德郎，户部广东清吏司主事，祀乡贤祠。纂《五经绪论》、《昌后录》、《古今箴鉴》。葬崇化茶埭桥竹仔窠，妣余氏……”。根据以上记载可知：

1. 刘龙田与书林余氏尚有姻戚关系。疑其所刻《书法丛珠》一书后，曾将版本转让给姻戚余象斗。象斗得其书版后，原封不动地编入《万用正宗不求人》一书中，加上“潭阳余文台梓”的牌记重加印行，并非有意作伪^{②4}。

2. 刘孔敬中进士这一年，正好刘龙田逝世，所谓“以子孔敬贵”，则都是刘龙田逝世后的事情，与其生前毫无关系。刘氏一生以刀为锄，耕耘书版，今可考知者，尚有四十几种刻本。他的乔山堂做为刘氏刻书的最后一个名肆，在刻本的内容和形式上，比起其前辈刻书家来，都有新的突破和提高。他所刻的《西厢记》，一反建本多上图下文的习俗，改为全页巨幅，使人物和主题更为突出，被誉为“宋元版画之革命”^{②5}。刘氏在中国版刻史和文化史上所做的这些贡献，无论是在方志还是在《刘氏忠贤传》中，均无一字揭示，死后却因子“贵”，被抬进“乡贤祠”、“名宦祠”^{②6}中。

（四）刘素明 名国好，以字行，是刘宏毅的五世孙，明末书林的刻工。

在天启，崇祯间，经刘素明之手所刻书颇多，且多用插图。郑振铎先生在介绍明末刻本《殊订西厢记》时说：“刻工为刘素明，即刻陈眉公评释诸传奇者。绘图当亦出其手。素明每尝署名于图曰‘素明作’。明代刻图者多兼能绘事。盖已合绘、刻为一事矣。已与近代木版画作者相类，不仅是‘匠’，盖能自运丘壑，匪徒摹刻已也。”^{②7}又在《中国版画史序》中高度评价了刘氏的版画创作：“明万历间之版画家，若黄氏诸昆仲，若刘素明，皆已自能意匠经营，勾勒作稿，其精美固无逊于名画家所作也。”

以下据各家书目所录，将有刘素明所作版画插图的刻本整理一表如下：

【有图山海经十八卷】明李文孝刻本，图七十四幅，题“素明刊”（提要）

【注释评点古今名将传十七卷】明天启间刻本，图十页，题“素明刊”（提要）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明建阳吴观明刻本，精图一百二十页，题“书林刘素明全刻像”（孙目）

【禅真逸史八集四十回】明刻本，插图二十页，题“素明刊”（孙目）

【古今小说四十卷】明昌、启间天许斋刻本，精图四十页，题“素明刊”（孙目、傅目）

【警世通言四十卷】明金陵兼善堂刻本、明衍庆堂二刻增补本，各有图四十页，题“素明刊”（孙目、傅目）

【新编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二卷】明末刻本，图十页，题“素明刻像”（提要）

【鼎镌玉簪记二卷】明师俭堂刻本，著录作刘素明刻（傅目）

【硃订西厢记】明末刻本，图二十页四十幅，著录刻工为刘素明（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明珠记】明师俭堂刻本，记刻工刘素明（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13页）

以上所录有两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是刘素明不仅为建阳书坊绘画刻板，而且也为外地书坊挥毫操刀，如金陵兼善堂、衍庆堂等。这对提高两地的版刻技艺，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正因如此，关于刘素明的籍贯，就产生了建阳、金陵或歙县^②的说法。我的看法是，明末活跃在这几地书坊间的刘素明，应为同一人，是建阳书林的刻工。这不仅因为贞房谱中有刘素明的名字，还因为明万历前后，建阳有相当部分的刻书家到外地开办书肆。仅我所知，到金陵的就有叶贵、熊振宇、余昌宗等，到广州的有吴世良、熊世琦等。刘龙田之子刘孔敦则曾为金陵周如泉万卷楼校正书籍。刘素明很可能就是应某些书肆之聘到金陵等地的。二是刘素明做为刻书世家的后人，完全有条件自开

书肆，却甘于以一刻工自居，乐于为他人做嫁衣，这在明万历后有着浓厚书贾气的建阳书坊，尤为可贵，不失一个献身于版画艺术的艺术家的热情。刘素明的版画继承了建刻版画淳朴古拙的特点，又吸收了徽派版画工丽秀逸的长处，于古拙中见精美，淳朴中透雅趣，颇能代表建刻版画的风格。建刻版画，肇始自元至治间虞氏的《全像平话五种》，余氏勤有堂的《古列女传》，其间经熊氏种德堂、杨氏清江堂、刘龙田、余象斗等辈的努力，在版画史上自成一家，形成了所谓“建安画派”。而刘素明的版画创作，可以说为建刻版画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版刻年代辨误

过去，由于缺乏刻书家的生平史料，鉴定版本只能凭刻本本身所提供的“讯息”，如牌记、纸张、字体等，而难以结合刻书家的生活年代来判断，因此，难免产生某些失误。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克常刻的《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一书，其刊刻年代，有元大德丁未（1307）、元至正丁未（1367）、明宣德丁未（1427）三种说法，其中每两种说法正好相距60年。假设刘克常曾两次刊刻此书，又假设第一次刊刻是在他20岁左右，那么第二次刊刻就必须在他80岁左右，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故其中必有两种说法是错的。

第一种说法，是《善本书室藏书志》，根据是“目录后有大德丁未建阳书林刘克常识”语。第二种，是《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及魏隐儒先生《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根据不详^②。第三种，是《藏园群书经眼录》，根据是目后有“国德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刊记。查贞房谱，于十九世中查到刘克常的名字，为刘宽之子。据此可知，第三种说法是正确的。否则，刘宽是明宣德间刻书家，其子却在元代刻书，该如何解释？

（二）关于刘氏安正堂

刘氏安正堂从明弘治甲寅（1494）刻《韵府群玉》到万历辛

亥(1611)刻《翰墨大全》，营业时间长达108年，刻本多达62种，是明代刘氏中营业时间最长，刻本最多的名肆。安正堂中知名刻书家有刘宗器、刘仕中、刘双松（朝绾）、刘莲台（永茂）^⑩四人，疑为祖孙四代。四人中仅刘仕中在宗谱中有名，余者因谱残缺(或刊脱)，均无法找到。但他们必为贞房中人无疑。理由之一同元代刘锦文，上文已述。理由之二，宗谱中既有刘仕中之名，那么其余三人也必为此族中人。且仕中之孙有“永保、永应、永成”等，故颇疑刘永茂(莲台)实乃仕中之孙，永字辈皆为其兄弟行。又因刘仕中乃刘辉之子，在刻书业中，子承袭父的堂号是常见的，故又疑刘辉即刘宗器，因二者均在弘嘉间刻书，生活年代相符。只是谱中仅记刘辉之名而无其字，难以定论，录之以就教于高明。

(三) 关于刘稳

刘稳，刘爚九世孙。麻沙《刘氏族谱》附有《西族南派世系》，有其小传。云：“稳，潭公长子，字宗轩^⑪，号道斋。正统朝刊刻《云庄文集》，自撰有序，生子二：熺、熿。”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五卷著录明云庄书院刻本，介绍刘稳小传曰：“刘稳，字朝重，衡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南诏兵备道。有《山房漫稿》。”则是将建阳的刘稳误为衡阳的刘稳了。

五、明末清初刘氏刻书的衰亡

明末启祯间，刘氏刻书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偶然的也是重要的因素，由于刘龙田的逝世，其子刘孔敬的金榜题名，使乔山堂就此打烊，刘氏刻书失掉一支主力。但与明清之交的战乱相比，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乔山堂关门了，其他刘氏书坊仍存，上文《综录》中还可见到这个时期刘氏的好几种刻本，因此，刘氏刻书的衰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衰于明末，亡于清初。

(一) 清代建阳的刻书

朝代更替，江山易姓，明清之交尤其是清初福建长期的战乱

给建阳书林带来的灾难是空前严重的。朱维幹《麻沙书话》^②说：

“闽北最繁荣的建阳，在所谓康熙盛世，只剩得一座空城！清中军守备金朝弼奉命驻防建阳。时城中虚若谷焉，茸若藪焉。比户洞开，阒无人也。道路崎岖，败瓦积也。深夜无闻，鸡犬尽也。盖烟销于甲寅（康熙十三年）之烽火者不知凡几！”战乱，使昔日繁华的刻书中心变成了边远避地！

但是，建刻并未就此绝迹。我们从有关资料中还可以零星地知道有以下几种刻本：清初余氏三台馆刻《陈眉公先生选注左传龙骧》；清初余元熹、张运泰刻《汉魏名文乘》；清初余氏永庆堂刻《梁武帝西来演义》；清余明刻《天经或问》；清熊维刻《天经或问后集》；清顺治间熊志学刻《函宇通》；清光绪二年潭阳徐氏刻《雅歌堂全集》。从康熙《建阳县志·艺文志》中还可读到书坊《梓书书目》凡150种。可见，清代建阳还是有刻书的。其规模、数量虽远不能与前朝相比，传世刻本更是罕见，但毕竟还有少数几个书坊在苦苦支撑着，就象一场戏到尾声，大幕欲落未落之时，我们仍可瞥见舞台上浓眉重彩的演员的面影。

（二）对清代刘氏刻书的推测

根据贞房谱的记载看，有可能在清初刻书的有两人：刘舜臣和刘肇庆。刘舜臣（1597—1653），字弼虞，刘玉田之孙，于万历年间刻有《注释孔子家语》。其时，他不过20岁左右，入清10年故去，因此，他在清初具有刻书的可能。刘肇庆，字开侯，号刚堂。刘龙田之孙。北大藏有明刻《新刊京本性理大全》七十卷，卷一题：“潭阳后学刘肇庆校”，书名页题“发祥堂藏板”，可知发祥堂是刘肇庆的刻书处。^③据宗谱载刘肇庆的生卒年，生年为万历戊申（1608），卒年为康熙甲寅（1674），则其刻此本时应在明末崇祯间，入清31年方才故去，所以他在康熙间刻书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卷二著录“明建邑书林刘雅夫”刻《重镌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礼》八卷，现存

安徽省图书馆。查贞房谱，于卷三查得其名。曰：“元颂，远四公，字雅夫。康熙庚戌年（1670）正月初十日生，乾隆庚辰年（1760）正月初六卒，寿九十一。”由此可知，刘雅夫不可能在明代刻书。所谓“明建邑书林刘雅夫刻本”，实应为清刻本。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贞房谱卷五的底叶偶然见到残书二页，书口题《濬性渊源》，内容宣扬道家的炼丹之术。白口，上下鱼尾，四周双栏，半页九行，行十九字。纸质较宗谱用纸稍白。

“玄”字缺末笔，知为康熙间所刻。又字体笔划与宗谱相似，知为建刻，且疑为清初刘氏所刻。其后人重修宗谱时，因书衣太薄，随手撕下两叶，衬入其中。70多年后，偶被我灯下照见。

综上所述，清代刘氏还有小规模的书，只是数量很少，加上交通不便，发行量小，以至很少有刻本流传下来。

刘氏刻本的贡献

一、在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

“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③，陆游的这两句诗，虽是对古代著书者而发，但若无历代刻书者的刊刻流传，古书又何曾能够“独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感激历史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刻书者。

刘氏刻本在保存、继承和传播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最早的《元氏长庆集》因战乱毁于唐末五季，宋宣和间刘麟之父重新辑成，由刘麟刊行于世。现存刻本包括《四部丛刊》影印本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刘麟刻本。又如元至正六年刘氏曰新堂刊《伯生诗续编》，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虞集诗集中最古之本；刘龙田乔山堂刊《西厢记》为现存“北西厢”的最早版本，等等。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刘氏刻本也有不少为人所称道的

善本佳刊。如刘元起宋庆元间刻《汉书注》，取宋祁的十六家校本，又别采十四家本参校，兼采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刊误。明南监本、汲古阁本均以之为底本，反青出于蓝而“逊”于蓝，每有刊误和疏漏。刘叔刚刻《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被阮文达称为南宋“六十卷中最善之本”^⑤。刘氏天香书院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杨守敬跋云：“余以重价购之至。其雕镂之精，纸墨之雅，则有目共赏，诚为希世之珍。余初携归时，海宁查君翼甫一见心醉，不惜重金坚求得之。余与约能重刊此书者方割爱……”^⑥。刘洪慎独斋刻书既多且快，校勘精严，正德间所刊《文献通考》能校正11221字；为建宁府改刊《史记》，计改差讹245字，态度精审，为人称许。

刘氏刻本受到后世官、私各家推重，每被翻刻或影钞，今可考者尚不下数十种。除上文提到的刘麟刊《元氏长庆集》、刘元起刊《汉书注》外，较著名的还有以下几种：

《天禄琳琅丛书》影印刘氏仰高堂刊《音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清和珅影刻刘叔刚《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上虞罗叔言《芸窗丛刻》影印刘氏日新堂刊《伯生诗续编》三卷；毛氏汲古阁影写元日新堂《书义主意》六卷；天一阁影钞张好、刘成庆刊《大明兴化府志》五十四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刘龙田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

以上所列，难免有遗珠之憾，但已足以说明刘氏刻本具有很高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二、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建版书籍，早就流传到了海外。刘氏元房十二世刘祖安于宋咸淳丙寅（1266）撰《刘氏故居庆源堂记》^⑦一文道：“东阳为建上邑，而麻沙实据东阳之上流，山川奇伟，人物蕃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流通于天下，号曰图书外府，实七闽奎文之地”。谢枋得抗元兵败流寓建阳时，写下了《书林十景》^⑧的组诗，其六

《云衢月夜》中有“长虹跨陆登云桥，会通四海同车书”^③的诗句。黄遵宪在清光绪间任驻日参赞。他在《日本杂事诗·崎阳杂咏》一诗中，描写了日本“人人喜闻上清书”、“麻沙争购”的情景。

在众多流传海外的建本中，刘氏刻本占据了不小的数量。仅上文两个《综录》中，《经籍访古志》著录日本聿修堂等处藏书18种；《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8种；《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日本内阁文库等处藏书6种；加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访书志》、《医籍考》著录的日本公私藏书；《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的英国博物院等处藏书，估计流存国外的历代刘氏刻本，至今尚不会少于五、六十种。

在流传国外的刘氏刻本中，还有一些是史料价值极高的孤本。如六十年代在日本德山市毛利家藏书中发现的元泰定刘氏日新堂刊《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是一部反映元代士农工商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日用百科全书，对研究元代的民俗、文学、历史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④其余如日本藏明书林刘荣吾刊《鼎镌全像水浒忠义志传》、明刘莲台刊《鼎镌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英国牛津大学藏刘龙田刊《新镌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等，均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版本资料。

刘氏刻本流传到国外后，也每被翻刻或影印。据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宋刘元起庆元本《汉书》，日本人视为“国宝”，1977年由京都朋友书店影印出版。^⑤

2. 日本文化九年覆刻元至正日新堂刊《四书大成》三十六卷^⑥。

3. 六十年代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元泰定刘氏日新堂刊《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五十一卷。^⑦

4. 朝鲜活字本，翻刻明宣德七年刘文寿刊《增修附注资治

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

5. 日承应二年(1653)、日宽文三年(1663)日本两次翻刻明万历间安正堂刊《楔太上天室太素张神仙脉诀玄微纲领宗统》七卷。

6. 日本宝永八年(1711)覆刻刘龙田刊《新楔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七卷。

7. 日万治二年(1659)吉野屋权兵覆刻明刘希信刊《新刊京本校正大字医学正传》八卷。

以上所举,虽不够完整,但已足以说明刘氏刻本在国外的影响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此外,宋刘氏天香书院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一书也曾流落日本,清代由杨守敬访回,现存北大图书馆,成为稀有的流传国外后又返回祖国的珍贵版本之一,足以写入中日文化交流史中。

注:

②⑩嘉靖《建阳县志》“刘刻传”。

②⑪明高濂《遵生八笺》五《燕闲清赏笺》上。¹

②⑫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

②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②⑭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曾以此为例,认为是余象斗有意作伪。

②⑮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见《西谛书话》下册,1983年10月三联版。

②⑯道光《建阳县志·学校志》:名宦祠中祀……赠户部主事刘龙田大易。

②⑰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西谛书话》上册。

②⑱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下又说:“明万历间之版画家,若黄氏诸昆仲,若刘素明……”,则认为刘素明是歙县人。

②⑲《书林清话》卷四:“予旧藏至正甲午建阳翠岩精舍所刊《陆宣公

奏议》卷一末碑牌中，有近因回禄之变重新绣梓云云，与此本（按即刘克常本）所称先因回禄一语正吻合。由是推之，当是至正之丁未也。”北图藏本的根据或与此同。

③⑩《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卷三著录《春秋集传大全》一书作“明嘉靖九年安正堂刻十一年刘仕中安正堂印本”。《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明末刊《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卷末有“建邑书林安正堂刘莲台重刊”牌记。可知刘仕中、刘莲台均为刘宗器后人。

③⑪《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著录旧写本《云庄刘文简公文集》，题“……十世孙道斋刘稳宗安重刊”，则“宗轩”又作“宗安”。

③⑫《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③⑬王重民先生为慎重计，将此刻定为“建阳书坊据吴勉学印本”翻刻，详见《中国善本书提要》。

③⑭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一《读书》。

③⑮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

③⑯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一。

③⑰《刘氏忠贤传》卷六。

③⑱嘉靖《建阳县志》卷三。

③⑲县志将此二句误作“长虹跨陆登云衢，会附录诸作车书”，此据嘉靖《建宁府志》卷九订正。

④⑩④⑪周迅《二十年来日本刊印中国史籍概说》。

④⑫《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四。

④⑬史复洋、白化文《日本刻印的中国类书》。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建阳物资局

仁齋先生刻公像

仁齋先生
字公明
號子明
宋元宗工
不仕後
世風
然其



宏毅先生道洪公像

宏毅先生
字道洪
號中玉
空谷足音
藏書萬忌
前古後今
惟願雅賞
網目傳心
約今
黃大勳贊



《建阳刘氏刻书考》书影